



寒露重 亲情浓

□ 梁惠娣



一阵秋风,一阵秋雨,山一程,水一程,时间紧赶慢赶的脚步,渐渐地滑向寒露节气,滑向秋的更深处。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露水增多,且因气温较低,露水即将凝结成霜。自此,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寒露时节,北方即将进入寒冷的冬季。而南方,此时呈现出一派秋高气爽、风清气日的秋景。

乡村寒露的秋色就像一幅油画。桉树林依然披着常绿的外衣,但边缘的叶子已泛出淡淡的锈红。村口的老榕树依旧苍翠,只是气根在凉风中轻颤。山坡上的乌桕树却最懂秋意,叶片由绿渐黄再转绯红。野菊花一簇簇绽放在墙角路边,金黄的花瓣带着山野的倔强。归鸟的剪影掠过竹林,溪水比夏日瘦了些。此时,不妨停下脚步,听秋风穿过竹林的低语。

寒露时节,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走进绚烂缤纷、萧瑟清冷的深秋。张九龄笔下的“寒露洁秋空,遥山纷在瞩”,以及韩愈所描绘的“新开寒露丛,远比水间红”,让我们感受寒露时节美丽独特的秋景;而李郢的“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则引起了我们思乡的共鸣;元稹的“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惹人对季节变化无限感慨。

在我的家乡粤西乡村,质朴务实的农人们可没有时间伤春悲秋,他们的脚步坚定地踏在土地上,他们的目光热切地看着田地里的农作物,就像看着他们的孩子一样。他们用坚实的肩膀与有力的脚步,书写深秋更壮丽的诗行。此时的稻田像一幅巨大的渐变画布,从根部的老绿过渡到腰间的淡黄,再到穗尖那一点点羞涩的金黄。阳光扫过时,会泛起一片片金色的涟漪。稻穗变得饱满而密实,它们谦卑地低着头,腰身弯成了优美的弧线,仿佛在向大地致敬。空气中弥漫

着一种混合了青草汁液和谷物清甜的香气,那是阳光、泥土和稻谷共同酝酿出的、独属于深秋的味道。父亲每天都会到稻田边看一看晚稻的生长情况。只见他弯腰一手捧起一串稻穗,一手小心翼翼地掐下一颗稻谷,再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一捏,坚硬的米粒会渗出乳白的浆汁。这“浆汁”是稻谷即将成熟的标志。父亲松了一口气,笑眯眯地说:“再过一段时日,便可以收割稻谷了。”在他的眼前,仿佛看到了晚稻丰收的景象。而我,站在父亲旁边,看着这片青黄相接的稻田,心里会生出一种安稳的期盼,仿佛已经闻到了新米煮饭时满屋的清香。

在菜园旁,不知父亲什么时候种下的香蕉树长成了一片茂密翠绿的青纱帐。一梳梳香蕉像一弯弯倒悬的新月,从墨绿色的巨叶间探出头来。它们沉甸甸地悬在蕉叶下,积蓄着深秋的阳光与甜意,只待采摘。父亲说,香蕉快成熟了,过几天砍下一大梳,让我带回城里吃。父亲种的香蕉,似乎一年四季都在丰收,让我常常能吃到。那种甜是踏实而治愈的,能给人满足与熨帖,也能唤醒我童年最甜蜜的记忆。

寒露与菊花,应是极相配的。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买一些荷兰菊回来,

种在门前的庭院里。这些重瓣的荷兰菊品种繁多,有很多美丽而诗意的名字,如:宝莲灯、紫芙蓉、红水晶、粉如意、玲珑、吉祥……颜色也五彩缤纷,有粉红色、粉白色、橙黄色、紫色、深红色……这些美丽鲜艳的小菊花,把我家庭院装点得缤纷热闹。

寒露时,寒意初现,干燥渐起。母亲的重头戏,必煲润肺靓汤。一大早,母亲便捉了一只大土鸡来宰杀,熬沙参玉竹雪梨鸡汤。母亲说,沙参玉竹滋阴,雪梨润肺,煲出来的汤水最是清甜滋润。我和父亲从田里回来的时候,饭桌上早已盛着两碗热腾腾的鸡汤。我喝一口鸡汤,感觉一股醇厚而温和的鲜甜,在口中缓缓释放,一股暖意从舌尖一直心里去。我想,这大抵便是母爱的味道。

寒露正浓,月色清冷如洗。家乡的寒露,不像北方那样有满山红叶的壮丽秋色,而是一种浸润在日常生活里的、细腻的季节转换。它藏在母亲煲的那一煲老火靓汤里,藏在清晨那一丝凉爽的微风中,藏在父亲慈祥的笑容里。这寒露的夜,是冷的。但这可亲的灯火,这浓浓的亲情,这即将丰收的大地,却给人间贮满了最深厚的暖意。

秋日芝麻香

□ 苒夏溪

秋日的阳光斜斜洒在巷口,几片黄透的枯叶落在脚旁,风里裹着淡淡的桂花香。菜市场的巷口蹲着位妇人,布袋装着满满一袋黑芝麻,“姑娘,要些黑芝麻不?自家种的。”妇人笑着起身。我俯身拿起一小撮:“现在很少有人种黑芝麻了吧?”我随口问道。妇人叹了口气:“可不是嘛!收割要趁天好,脱粒还得细筛,也就我们这些老骨头,还念着这口纯黑的香。”我听罢,便多买了些,布袋沉甸甸的。

过去,每年母亲都会种一小片黑芝麻。等到秋意渐浓,稻田翻起金浪,芝麻秆就褪去绿装,变成了深褐色,枝头的芝麻荚也鼓了起来,轻轻一碰就能感觉到里面芝麻的饱满。这时候,母亲就会去割芝麻秆,她总说“芝麻荚怕潮,得趁晴摘,不然芝麻会发霉”。我跟在母亲身后,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把芝麻秆从根部割下,生怕碰掉了熟透的芝麻荚。

割下来的芝麻秆摊在院子里的阳光下晾晒,阳光晒得芝麻秆发烫,偶

尔会有熟透的黑芝麻从荚里蹦出来,落在地上,黑亮亮的一粒,我便蹲在地上捡,捡满一小捧就塞进嘴里,嚼起来脆生生的,是后来再没尝过的滋味。

晾晒好的芝麻秆,脱粒才是最费功夫的活。母亲会在院子里铺块干净的粗布,把芝麻秆铺得匀匀的,然后拿着木槌轻轻捶打。“力道要轻。”母亲一边说,一边示范给我看,木槌落下的力度刚好能让芝麻荚裂开,又不会伤到里面的籽。随着木槌起落,黑芝麻像黑色的雨珠般从荚里滚出来,落在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里满是丰收的踏实。

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捶打,可总控制不好力道,要么捶不下来芝麻,要么把芝麻捶得粉碎。母亲笑着接过木槌:“还是我来,你去把细筛子拿来。”她把捶下来的黑芝麻和碎壳一起倒进筛子,双手端着筛子轻轻晃动,黑芝麻从筛眼漏下去。

母亲会把黑芝麻倒进陶罐里,密封起来,说:“这黑芝麻得存好,日后给你做芝麻盐,补身子。”

母亲最拿手的,是黑芝麻盐。把炒香的黑芝麻和粗盐一起放进石臼里捣碎,捣的时候要顺时针转,母亲说:“这样捣出来的芝麻盐才匀,香味才透。”捣好的黑芝麻盐黑中带白,装在小巧的瓷瓶里,拌面条、夹馒头都好吃。每次我挑食不爱吃饭,母亲就会在我的面条里拌上一勺黑芝麻盐,黑亮亮的芝麻粒裹着面条,一口下去,咸香中带着芝麻的醇厚,我立马就能吃两大碗,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还有黑芝麻饼,母亲把黑芝麻和面粉、红糖揉在一起,面团里要多放些芝麻,做成小圆饼,放在平底锅里烙得金黄酥脆。咬一口,外皮脆得掉渣,里面满是黑芝麻的颗粒,满嘴都是芝麻的香,连掉在衣襟上的黑芝麻粒,我都会捡起来吃掉,一点都舍不得浪费。

秋风吹过窗台,带着黑芝麻的香气,也带着故乡的温柔。原来有些味道,早已刻进了骨子里,就像这黑芝麻的香,无论走多远,只要闻到那熟悉的气息,就能想起那些最温暖的时光,想起母亲的爱。

在月亮的定义下

(组诗)

□ 陈少华

水中的月亮

一地来不及晃动的水
有如平静的山峦
突破夜色,在月亮的定义下
那些水花等着与桂花一样香艳

有秋虫在叫,像月光滑过枫叶时细腻
是否红出了一个人的脸庞
就想听一听,听越过掌心的声音
都会落在一片瓷器的釉上
细细碎碎的

已经有了擦洗的想法,把水中的月亮
打捞一个,又浮起一个
每一次都被月光摀住,头垂得更低
总忍不住与别人分享一下
自己的矜持,有多重

月亮的滋味

你在银饰中反复选择
轻的,重的,小的,大的……
担心月亮连绵,把细密的桂花
藏了又藏

他乡的秋天还没浅下去
巷子里人很多
没有人对着屋檐失声尖叫
包括我,一往返就恍惚

一盏灯,一颗星子,落山,也落水
偏于我们一隅
秋风迟迟,能把你的月亮给我吗
一轮,用于思念的

最热的,莫过于糯米做的糍粑
芦竹挑起的白白一团
有了月亮的滋味,那么多的光线
足以让我们衣锦还乡

隔着一片月光

樱桃树慢慢落叶,谬误为与旷野
默契太多,终其一生
可以归隐一些月亮的笑容

互不得见欢。燕子巢贴在屋檐下
成了泥堆
开始等春日回暖

回娘家,见父母,庭前庭后忙碌
累了
有了醉酒的想法

风干的花生,新打的核桃,炒熟捣碎
加白糖,拌糯米糍粑,香出十里
还要月饼做什么

远近之人,影子落在地上
惊醒的村庄,只隔着一片月光
在嘴角,慢慢咬

月亮,怎么能偏西

出嫁的姑娘,不害羞了
青砖巷,是一顶花轿

喜庆的气氛还是有的
只是没有抬轿之人

分不清左右,分不清前后
月亮,怎么能偏西

走啊,走不完的,一年四季
就如唐朝以外的几颗星子

多年后,路过青砖巷
最怕遇见青苔,遇见蛇

我们实在太过于幻想,比如
再演一次奇侠